

BEIJINGHUA LI

北京话里

JIUJING YOU DUOSHAO YINJIE

究竟有多少音节

LIU ZEXIAN ZHU

刘 泽 先 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是关于北京話音节的一个初步調查統計。作者把北京話音节分为非兒化的和兒化的两类 各各作了詳細的統計。北京話音节与普通話的語音关系較大,这个材料的研究对推广普通話有一定参考价值。

BEIJINGHUA LI

北 京 話 里

JIUJING YOU DUOSHAO YINJIE

究 竟 有 多 少 音 节

LIU ZEXIAN ZHU

刘 澤 先 著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90号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前拐柳樹胡同17号

新华書店发行 文字改革實驗工場印刷

統一書号:3000·151 字數:36千

開本:797×1092 1/32 印張:1 3/8 4開本實2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册

定价:(5)0.17元

目 录

北京話非兒化音节表

北京話兒化音节表

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节

一	目的	1
二	調查統計的范围	2
三	語气的;拟声的;字母名称	8
四	拼合的音节	9
五	五种声調	10
六	輕声	12
七	声調的改变	13
八	兒化	14
九	兒化音节的写法	34
十	兒化音节發音的异同問題	35
十一	声調对發音的影响	38
十二	統計	40

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节

——一个初步的調查統計

一 目的

这本小冊子的目的，說起来很簡單，就是要解答这么一个問題：北京話里究竟有多少音节，都是哪些？

解答這個問題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打开字典，翻一翻，数一数，答案也就出来了。

可惜我們還沒有一本合适的字典或其他材料替我們解答這個問題。有些大字典或参考材料是以北京話作中心內容的，可是这些字典和材料，不是里面掺杂着大量北京話里实际上不說的，沒有生命的成分，就是有許多北京話的活語音里面根本找不到。經過一番澈底整理过的合适材料，現在几乎还没有。

即使有了比較全面而又合适的材料，还得有合理的統計方法。哪些算是一个音节，哪些不算，在文字改革方向已經明确了今天，也应当用新的看法从新考虑一下了。

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在討論漢語的时候，不管是在文章里还是在談話里，不是常常提到北京話里有多少多少个音节嗎？既然过去的材料并不能充分反映現代北京話的实际而且过去的統計方法也并不見得合理，大家提来提去的这个数目字就很成問題了。

我們的普通話既然以北京語音作标准音，那么，了解北京話里的音节对于研究普通話和設計拼音文字來說，就更加特

別重要了。尤其對於拼音文字的設計，如果我們對北京話里的音節了解得不够，設計就難免帶有片面性。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搜集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實際調查工作。自然，作得還很不够。我雖然是北京人，這些年來對於現代北京話的研究興趣也很濃厚，可是對北京話的了解還是很差的。所以，儘管這次對過去的材料總算是澈底整理了一下，可是這整理也只是初步的，粗糙的。

從來大家研究問題都引經據典，找許多文獻作根據。但是我這次主要是靠調查。

自然，參考一下文獻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文獻上所記載的，只有跟實際北京話核對証實以後，才作為根據。沒有一個音節是不根據實際北京話而單純根據文獻的。

根據調查的結果，我列了兩張表。一張是‘非兒化音節表’；一張是‘兒化音節表’。每一個不同的音節，差不多我都舉了一個例子列在表里了。另外還有一小部分音節，因為表里面安插着不方便，就沒有放進去。

二 調查統計的範圍

(1)完全根據地道的北京話。化學家要想研究一種化學物質的時候，總要把這種化學物質提煉得非常純淨，用這種純度接近100%的化學物質作對象來研究。研究一個地方的語言，也完全有同樣的必要。所以，我這個調查研究的對象都是生長在北京城里的人所說的地道北京語音。並不排斥北京土話。

有好些個字北京人有比較特別的念法。這些念法，說它們都是土音也好吧，不過它們既然是北京人都這麼說的，它們也都應當算是北京話的正式音節才合理。這種例子很多，這里光挑跟音節統計有關係的介紹一下：

这——zhè; zhàr (这兒)

那——nà; nài

哪——nǎ; nǎi; nǎi

弄——nòng; nòng; nòu

娘——niáng; niámer (娘們兒)

塞——sāi; sēi

慢——màn; maimārde (慢慢兒地)

蝶兒——hùdiě (蝴蝶兒); hùtiě (蝴蝶兒)

只——zhǐ; zǐyàoshi (只要是)

凳兒——bǎndèngr (板凳兒); bǎntèngr (板凳兒)

朵——ěrdùo (耳朵); ǐrtuo (耳朵)

朵兒——yìduǒr (一朵兒); yìtuǒr (一朵兒)

明——míngtiān (明天); míarge (明兒个)

个兒——gèr; zìgěr (自个兒)

同——tóng; hùtòng (胡同兒)

狗兒——xiǎogǒur (小狗兒); xiǎogóurde (小狗兒的)

壁——bǐbào (壁報); jièbiě (隔壁兒)

妇——fùnǚ (婦女); xífer (媳婦兒)

我这样作，完全沒有要求大家都說一口北京話的意思；也沒有提倡北京土話的意思。更不能說明我主張拼音文字要拼写北京土話。

北京土話跟普通話自然是有許多差別的，可是严格的界限却很难划分。差別多半在詞兒的選擇和用法上，在音节上的比較少。而且，很多北京土話的音节已經跟普通話打成一片了，例如‘甬’字、‘这(zhèi)’字等等，現在很难說它們算在哪一类里。

按照我的看法，我們虽然并不提倡北京土話，可是我們的

拼音字母应当可以表达任何北京話的音节，包括土話的在內。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情，既用不着多增加什么新字母，也用不着規定出一大堆特別写法，只要設計的時候考慮得全面一些就行了。

我不主張文字一拼音化就要拼写許多北京土話。可是，當我們有必要拼出某些北京話里哪怕是土話音节的時候，應當沒有困難。如果一套以北京語音作標準音的拼音字母方案連這一點都應付不了的話，那麼，我們未免太低估拼音字母的能力，——至少是沒有充分利用拼音字母了。

為了跟以下所討論的某些音节區分開，我們把這些沒有什麼問題的音节，包括土話的音节在內，標作 A 類的。

(2) 完全根據活的語言。大家說得着的語音，這表里才盡量收進去。只用于人、地名等的語音，光取大家知道的，例如‘那(nā)’字，大家都知道，北京過去還有過一個相當有名的‘那家館兒’(飯館子)；又例如，‘岑(cén)’字大概是說書的說的，很多人都知道‘岑彭’這個人，所以這兩個音都收進去了。

有些音节是北京活語言里不說的，但是這些音节普通字典里却都可以查到一些字。這樣的音节有：

án——吟

cuǐ——洒，灌，璫，趂

cuǒ——脛，磋

bǐn——稟

fò——縛

cēn——參

fōu——不

chài——瘥，藎，囁

fóu——苳，紉，鴉，浮

chuì——吹，炊

fòu——復，復

cú——徂，殂

jiōng——門，同，垌，扃，駟

kǎng——忼，骯，慷

uü——女，忸，魘，魘，惡，腩

kāo——尻

nún——磨

kěng——肯	nǚo——娜, 孌
līng——拎, 撈	piè——鑒
lián——孌, 孌, 孌	póu——坯, 哀, 搭
liǎn——孌, 孌	qiōng——穹, 穹, 盞
mǐng——茗, 酪, 膜	qiǒng——炷, 穎
miù——謬, 繆	rèng——扔
mòu——貿, 楸, 懋, 袤, 瞽, 茂	ruán——塤, 摑
nī——昵	ruí——猊, 羆, 綏
nóu——謏	rún——惇
shōng——舂,	wěng——壩, 滂, 翁
shǔn——吮, 盾, 楯	xǐn——忖
suǎn——匪, 篲	xiòng——訶, 覓
sùn——孙, 遜, 巽, 噀, 驍	yái——厓, 哇, 崖, 睚
suò——些	zǎng——駟, 髒
tǒu——甦, 娃	zēn——簪
tuān——湍, 獠	zhùn——訕
tuàn——象, 椽	zù——駟
tǔn——朮	

这些音节应当不应当算在北京話的帳上, 很成問題。本来‘活語言’的范围很难圈定, 北京人聊天兒也許会談論到古文, 轉兩句文, 或者提起平常大家不知道的某些人名、地名(古代的, 現代的), 这难道就不算‘活語言’了嗎? 要是这样看, 上面那些都可以算是北京話的音节了。可是, 要是把这同样的原則应用到北京話以外的別种語文上, 那別种語文的各種音节也可以算是北京話的音节了, 因为北京人跟北京人說話完全可能談論別种語文的。这是不合理的。

这些成問題的音节, 算是 B 类的, 在表里写着 B 的都是。

(3)有些說法，我們可以予料它們不久會死亡掉，但是現在還活着。

象‘賀兒’這個兒，多半是在打牌、支骰子、玩‘升官圖’、行酒令之類的場合里說的。今後這些玩法肯定地要少下去了。可是，它的死亡還是將來的。

又例如‘小奶奶兒’、‘小太太兒’之類的稱呼，不管過去是平常的稱呼還是帶有侮辱性的稱呼（可能大家習慣不同），反正現在是不大說了。可是大家都懂，也不是絕對不說（特別是提起往事的時候），所以它們雖然手脚已經涼了半截，可是氣還沒斷。

這些音節，我們都承認它們的存在（屬於A類）。

(4)有許多字我寫不出來。字也許有，只是我不會寫。我也沒下工夫去找，因為我認為那並不太必要，並且很可能會白費工夫而找不着。就是真找着了，我也沒有能力判斷它們正確不正確。即使正確，可能寫出來大家也不認得。象這樣的音節，我在表里干脆就都划了個×來表示。這樣的音節有：

chǎi——豆子、棒子之類的東西壓成的粗渣兒叫作chǎizi。大家都知道北京街上有好些賣 dòuchǎigāo 的。

duǐ——互相抵消的意思。折賬可以說 duǐzhàng。

gà——gàyao，壓着搥搖，並且還出聲兒。也可以當‘磨洋工’講。

lǎi——bùlǎidai，‘不錯’的意思。例如：“這玩藝兒倒 bùlǎidai。”

lǎi——“用繩子 lǎi 上點兒。”

lēng——“lēng 他一棍子”。

gái——gáilon，往自己處兒攬。

zen——“多 zen 來的”？

tēng——“包子 tēng 熱了再吃。”

fo——xǐfo, 精緻、細的意思。

tèn——“快點兒走吧，別 tèn 着啦！”

tuǎn——哄着、順着人家的意思。

kēng——“連氣兒都不敢 kēng 一下兒。”

tèng——“他不走，我就 tèng 着，不作飯。”

還有許多字的寫法不見得正確，但是那並不重要。我的目的只是說明北京話里有這麼一個音節，能達到這個目的就行了，字的寫法對不對是次要的事。可是我也並不隨便亂寫，總是不定哪本書上有這樣寫的，我才抄了來，只是我沒有下工夫去考証罷了。

(5) 外來語。外國的外來語北京人說的當然不少，可是都用原有的北京音節說了出來，只有‘卡(kǎ)’、‘咖(kā)’、‘特(te)’等少數可能是原來北京人不大說的。Valve 北京工人說成‘wáler’，完全北京化了。所以，外國的外來語在目前對北京話音節的統計還沒有什麼大影響。

北京話也跟任何一種語言一樣，經常要受其他地區語言的影響。象‘和牌’的‘和(hú)’，‘揩油兒’的‘揩(kā, ka)’，‘搞副業’的‘搞(gǎo)’等等，都是外地話，現在已經是北京人很常說的了。這樣的音節雖然並不多，可是自然應當算在北京話的音節里面。

跟這相反的，有許多很普通的話北京人却不說。比方說，北京人不說‘為啥’的‘啥’，只說‘什麼’（念 shénmo 或甚至 shénmǐ）或‘么兒(már)’；不說‘拾東西’的‘拾’，只說‘dile’或‘dilou’。‘啥’，‘拾’這樣的音節就不算在北京話的音節里面。

總而言之，只要是現代規規矩矩的，地地道道的北京話里

的音节,就都在調查統計範圍之內。是根据語言的实际;不是根据字典或其它書本。

三 語氣的;拟声的;字母名称

表里列了許多拟声的或語气的音节,用C表示着。例如,汽車喇叭声的 bǔ 或 dǔ;放槍声的 tià,biàng 等;拍东西声的 biā,piā 等;飞馳而过的声音 rōu;东西掉在水里的 dǒng;猫叫声的 miāor; 撕东西声音的 cǐr; 还有一些語气詞:“去你的 bōu!”“是 rhā!”;“óu, 真的嗎?”;划拳的 cǐ,cǐ 等等。

事实上,这类音节有許多我們都沒有法子用文字正确地表示出来。四、五个声調更不够用。例如,小看人或表示不相信的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办。在公共場所里表示不滿意的摩擦声写成 shi——、shi——也只是湊活。赶大車的人嘴里打的嘟嚕,也不好处理。

我們要不要單为这些声音安排一些字母或声調符号呢?显然是不必要的。我認为,我們利用《汉语拼音方案》尽量来表示它們就够了,能表示得多么逼真,就表示得多么逼真。

注音字母的名称自然也应当算是音节。表里面列了8个:ㄉ,ㄊ,ㄋ,ㄌ,ㄍ,ㄆ,ㄇ,ㄇ,它們都統計在C类音节里面(只限阴平)。

《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名称也应当算是音节了。下面这14个字母的名称应当統計在C类音节里面(只限阴平),不过表里面却不好放进去:b, c, d, f, g, k, l, m, n, p, s, t, v, z。

按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規定,ㄝ單用的时候写成 ê。各种声調的 ê 都有时候用来表示某种語气,所以它們也統計在C类音节里面了,表里面也是沒放进去。

四 拼合的音节

在語言里，有时候两个常常連在一起說的音节会拼合成一个新的音节。如果北京人在字眼咬得很清楚的时候也說这个新音节，那么，这新音节似乎是应当被承認的。

‘不用’拼合成‘甬’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这个字北京人念 *bíng* 或 *béng*。

另外一批例子是：

‘这么’：zhènmō → zh`m

zènmō → zè`m

‘那么’：nànmō → n`m

n`nmō → n`m

‘哪么’：něnmō → ně`m

‘怎么’：zěnmō → zě`m

‘什么’：shénmō → sh`m

‘多么’：duómō → duó`m

‘我們’：wǒmen → wǒ`m → ǎme

wǎnmen → wǎ`m

‘你們’：nǐmen → nǐ`men → nǐ`m

‘他們’：tāmen → tā`m

‘咱們’：zánmén → zá`m

象这样的音节是不是已經發展成熟了，很难說。不过北京人的确常这么說，所以也可以算是新的音节。上面的 14 个音节沒有安插在表里，可是統計的时候可以把它們算进去。

还有一类例子是跟語气音节拼合在一起的。拿“吃飯了！”这句话作例子來說吧，‘了’跟語气音节拼合的結果就有种种新的音节‘啦’、‘喽’、‘嘞’(lei)’等产生。显然：‘吃飯啦！’是

‘吃飯了 a!’ 拼合的結果；‘吃飯嘍!’ 是‘吃飯了 ou!’ 拼合的結果；‘吃飯嘞!’ 是‘吃飯了 ei!’ 拼合的結果。

北京人常常这样招呼人：

小王兒 ēi! 小王兒 ā! 小王兒 à! 小王兒 èi! 小王兒 a! 小王兒 ei!

在某些称呼里，这类的語气尾巴就跟前面拼合在一起了（这种变化跟后面所說的声調变化常常使人想起‘呼格’这个名詞来）。下面是一些常听到的例子：

‘奶奶’：nāinai → nāinēi!

‘哥哥’：gēge → gēgēi! gēgèi! gēgà!

‘嫂子’：sǎozi → sǎozēi! sǎozèi! sǎozà!

‘鬻子’：lóngzi → lóngzēi! lóngzèi! lóngzà!

‘傻子’：shǎzi → shǎzēi! shǎzèi! shǎzà!

‘卖报的’：màibàode → màibàodēi! màibàodèi!
màibàodà!

‘打鼓兒的’：dágǔrde → dágǔrdēi! dágǔrdèi!
dágǔrdà!

乍一看，这些不应当算是正式的音节，可是，由于下列原因，我还是把它們列在表里了：

(a) 如果承認‘甬’、‘啦’、‘嘍’等的資格，那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些的資格；

(b) 它們在北京話里是清清楚楚地独立存在着的。

所有以上談到的拼合而成的音节，都算是 D 类的。

五 五种声調

表里列举了各种不同声調的音节。可是，这并不等于說我

是主張拼音文字里要完全标注声調的。相反地，我个人的实践証明，拼音文字里只有很少的情况是需要标注声調的。这一点不在这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

表里面每一个音节所占的地位里，从左到右，头一个的是阴平的；第二个的是阳平的；第三个的是上声的；第四个的是去声的；第五个的是輕声的。

我們把北京話的声調分成五种，可以說是从音位学的观点出發的。因为这五种声調的區別跟詞义的區別是相呼应的。尽管实际語音里声調并不見得都咬得那么清楚，有时候落在某两个声調中間，但是在咬得清楚的时候，它們总不外这五种。所以，从音位学的观点出發，我們可以說北京話里的确有五种声調，同时也只有这五种不同的声調，沒有第六种。

声母、韵母完全相同的音节，如果用不同声調念出来，就常常代表不同的意思。这种例子很多，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比方說：

hiāzi: 人家会听成‘瞎滋’（总是有人在那兒滋水的时候才說）。

hiāzi: 人家会听成‘虾子’（虾的卵子）。

hiāzi: 人家会听成‘瞎子’。

hiāzi: 人家会听成‘匣子’。

hiāzi: 人家会听成‘下子’（产卵）。

hiāzi: 人家会听成‘下子’（多半說成‘一下子、这下子、那下子、哪下子’等）。

但是請不要誤会，不同的声調常常代表不同的意思，是北京話实际上存在着的事实，这跟拼音文字里需要不需要标注声調、需要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两件事。因为拼音文字里不标注声調，人們常常也能判断声調。

六 輕聲

輕聲是不同于陰、陽、上、去的另一種聲調。儘管它是由重讀的陰、陽、上、去各調的音節變來的，但是它在北京話里已經成熟地發展成爲一種獨立的聲調了，有幾乎和各重讀音調同樣固定的調值。所以，我們應當承認它的地位。比方說，‘夫·服·腐·父’本來分別是陰、陽、上、去聲調的字，各不相同，但是在‘大夫·衣服·豆腐·師父’里，它們都變成了完全同音的輕聲字，而跟本來的念法不一樣了。

認爲輕聲可以跟陰平混用，不加區分，那是不恰當的。念‘哆哆嗦嗦 (duōduōsuōsuō)’就可以知道。輕聲是短促的降調，所以說它跟去聲比較接近，倒近乎情理。然而也只是比較接近而已。‘西直門 (Xīzhí mén)’的‘直’或‘豆腐腦兒 (dòu-funǎor)’的‘腐’，北京人一向念輕聲，但是這些輕聲字偶然要加重念出來的時候，重重地念成去聲那是地道的北京念法。

輕聲音節不象原音節那樣容易統計。因為原音節有字典或字表作藍本，只要搜羅一些材料增刪一下就行了。輕聲音節必須從頭調查起。一個字念不念輕聲，多半只有當它組成詞兒並且處於詞尾或詞中的位置的時候，才能知道。這就得大量搜集詞兒才行。打開字表挨個兒想是不大容易想得出來的。正因為這樣，我的材料一定有很多遺漏的地方。

在前面那兩張音節表里雖然列舉了念輕聲的音節，可是單看那些字是不容易了解在什麼時候才念輕聲的。必須要把整個的詞兒或詞組寫出來才行。下面這個表就是詞兒或詞組的例子的，所用的輕聲音節跟前面‘非兒化音節表’里的輕聲音節相同。所以，這個表也可以說是‘非兒化音節表’里輕聲音節的來源。

輕聲的兒化音節例子在第四節里再列舉。

七 声調的改变

差不多任何上声字都有机会說在另外一个上声字的前面。在这种情形下,它要念成阳平。‘北(běi)’是上声字,但是在‘北海(Béihǎi)’里,它是阳平字。这阳平的音 bēi,应当也算是北京話里的一个音节,因为它是固定地存在着的。

这种由上声音节变来的阳平音节算是 E 类的,在表里用 E 来表示着,除非这阳平音节还有别的字作例子。

北京人喜欢用加重的重复来强调他的描写,这重复的音节常常念成阴平,并且常常兒化。例如:

快地 (kuàikuāide) 跑。

烤得热热的 (rèrēde)。

打扮得闊闊兒的 (kuòkuōrde)。

雞蛋臥得嫩嫩的 (nènnēnde)。

瞄得准准的 (zhǔnzhūnde) 再打。

挑一个澀澀的 (sèsède) 柿子給他。

嫩得烂烂兒的 (lànlarde)。

把头髮抓得乱乱的 (luànluānde)。

略略地 (luèluēde) 加点兒盐。

揉得軟軟兒的 (ruǎnruārde)。

漂漂亮亮兒的 (piàopiaoliāngliāngrde)。

急急忙忙的 (jijimángmāngde)。

这些阴平的音节,在表里也都有它們的地位。統計的时候,归在 E 类。

三个音节說在一起的时候,中間的音节如果是阳平的(不管本来是阳平的,还是从上声变成阳平的),常常念成阴平声。例如,‘共产党’可以念成, gòngchándǎng, 也常常念成 gòng-

chāndǎng。这种变調的性質，我还在繼續研究中，所以暫時还没有列在表里。

我調查过許多人，他們在对小孩子說話的时候，喜欢用重叠形式。例如：

洗鴨鴨，穿襪襪，戴帽帽，吃奶奶，打屁屁，虫兒飞飞，
小球球儿，鋪上小櫥櫥儿，吃饅饅，摆凳凳，坐車車，
盛飯飯，玩艺兒收收，下地走走，画杠杠兒，……

这时候，重复的那个音节声調常常有改变。改变的習慣大家却不見得一致，有加重的，有变輕声的，有兒化的，还有变成阴平的。‘吃奶奶’很多人說成‘吃 nāināi’，两个音节都变了。这类变調的范围很难确定，也很难調查，所以我暫時没有把它們收集进去。如果收集进去，对兒化音节，特别是对輕声的兒化音节的数目是会增加一些的。

在叫人的时候，有几个称呼末尾的音节要改变一下声調：改成阴平、去声，或是接近于阴平、去声。例如：

‘姐姐’：jiějie→jiějiē|jiějiè|

‘奶奶’：nǎinai→nǎināi|nǎinài|

‘妹妹’：mèimeī→mèimēi|mèimèi|

后面的这两个例子的音节列在表里了，統計的时候也算是 E 类的。

八 兒化

我对兒化音节也作了一番調查。兒化音节既然是北京話里固定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我們是应当承認它們的地位的。

我們承認北京話里兒化音节的存在和地位是一件事；我們提倡不提倡大家來說兒化音节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把北京話里兒化音节的發音弄清楚是一件事；要求不要求大家都照北京音咬准是另外一件事。我們为北京話的兒化音节設計一